

走进沈丘中华槐园

赏园区美景 品槐树文化

□见习记者 李洁 文/图

本报讯 近日,阳光明媚,春和景明。2月21日,记者在沈丘县中华槐园内看到,很多家庭在游玩槐园和拍照的同时,还能品味各色槐树文化内涵。

“今天带孩子来这游玩,还能学习国学经典,真是一举两得。”市民周先生说。在千字文广场,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,日月盈昃,辰宿列张,寒来暑往,秋收冬藏……”这些被篆刻在竹简上的文字经典融入槐园。

槐园中各品种槐树已有千余年历史,吸引了市民前来拍照留念。“今天儿子带我来游槐园,这么多槐树很是壮观,等会儿我还得爬上山去拍照呢。”市民刘女士满怀欣喜地说。到达槐仙山的观槐亭,这里槐林葱茏,可以饱览槐园全景。

在槐香湖边,年轻人三五结伴登上游艇,“坐船能到湖那边的小岛,岛上也有槐树,拍照肯定特别漂亮。”返乡大学生把七星岛上



沈丘中华槐园内一角

的景色留在了自己的相机里。七星岛与槐香湖相连的桥上,人们席地而坐,观赏着桥上的风景。当记者询问在外工作的王先生游玩感受时,他回答到:“上班没时间陪家人,今天我把全家人带来登山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”③5

(接上期)

“怀俺大闺女那阵子,我天天烧香祷告,可别让我生女孩,别让我生女孩。老天爷唉,一生一个闺女,一生又一闺女。”

听得出,“军帽女”苏杰的声音变了调。

我似乎感觉出她心里的紧张,就问:“你好像在害怕,怕女儿长大受欺负?你小时候被人欺负过?”

她紧张地看看四周,说:“我见过别的女娃受欺负。嗨,不敢提。”

我不说话,仰着脸等她说。她说:“你可别跟别人说,这事我连俺男人都没说。”

我被她弄得怪紧张,站起来表示,我连俺男人也不说。她却蹲下了,让棉棵遮住半边脸。我跟着蹲下来,把脑壳挤过去,听见她说:“我那年才五岁,还没上学哩。七八月份,村里的大人都下地给玉米豆子浇水了,那年夏天一滴雨也没下。那天上午,我追着一群大孩子玩,跑着跑着,还剩下我一个人。路过俺四爷家门口,听见屋里有小孩哭,哭得很厉害。想着俺婶子也下地了,刚俩月的小妹没人看,我跑过去想抱抱她。哪想到就看见……看见……俺四爷……站在床边上,大腰裤子秃噜到地面上……婴儿的两只小手乱抓摸,哭得没人腔,小人儿浑身乱哆嗦……”

“军帽女”苏杰,蹲在地面上直哆嗦,睫毛上的霜粒子,被眼眶里的液体泡化了。

“我一路跑回家,捂着肚子堆在墙角里,天黑了才被俺娘拉出来。我几天不说话、不吃饭,一吃就反胃。”

“这事没跟你娘说?”我上牙紧咬下嘴唇,喷出的鼻息,快把棉朵上积雪融化了。

“这世上怎会有这种事!”我忽地站起来骂,“这老畜生!那可是你亲孙女啊!她才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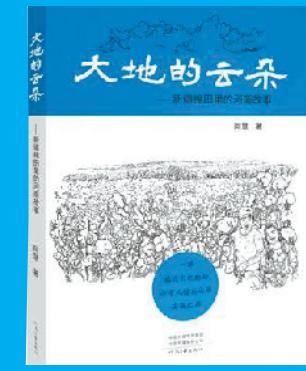
苏杰抖着嗓音说:“这阴影,影响了我几十年。你说,俩月大的小婴儿有啥错?错就错在她生来是女孩!你不知道姐,我从那儿开始不愿见老头,看见就想吵,浑身打冷战。还害怕生女孩,生了更害怕。俺这俩闺女,我天天不离手。她们小时候我谁也不让抱,一手揽孩子,一手干着活儿。上下学我骑着三轮车去接送,再忙也不缺。你不知道作家姐,俺村里年轻女人差不多走光了,两口子怪利落,一个孩子也不带。一走就是一年多,有的几年还不回家哩。把闺女弄好■给一个人,有的塞给她爷奶,有的丢到亲戚家。天老爷,也不知道咋恁放心!俗话说:人心隔肚皮,虎心隔毛翼。谁能知道谁啥心?就说那混蛋四爷……不遇见事怪好,要是这小闺女有个啥闪失,她这辈子该咋活?这当娘的会安生?看着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眼下她挣下几个钱儿,那闺女心里的伤是钱能治好哩?”

我明白她说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。据我所知,妇联和学校早已关注这问题,但它仍然是个问题。

“军帽女”一把把口罩抓下来,一股白气散开去。这苏杰五官整合得相当美,难怪她说女儿们很漂亮。

我忍不住问:“妹妹你来新疆拾棉花,俩女孩在家你放心?”

她说:“不是想趁这两个月的棉花季子挣俩钱嘛,不能光靠俺男人啊,他那喷漆活有污染,怕时间长了坏了肺。想换个工作吧,又没有啥工作可换。我在出门前,把俺娘家妈接到家里住,让她专门做饭、陪孩子。俺娘比我还心细,一辈子养俺姊妹仨,一点儿差错也没出。”

我说:“妹妹你是不是过于紧张了?咱不能看管孩子一辈子。我觉得,女孩子的成长需要我们去保护,但更需要的是教育。”

她连连点头说:“对哩!俺闺女刚刚学说话,我就天天给她们讲,女孩家,咋着保护自己的身体,哪些部位不能碰。女孩家,不能贪占小便宜,不能好吃嘴儿。这些话,俺也跟村里的女孩讲。邻居女孩来初潮了,我把她领到俺家里,手把手地教她咋打理。你不知道姐,这

些女孩真是离不开亲娘哩!”

“去年我打了一个老畜生。”“军帽女”扶了扶帽子说,“那天我把俩孩子送到学校,抽空去集镇上买双鞋。骑着三轮车刚穿过一个村,看见旁边树林里有个红影子。我骑车走过去了,感觉有点不对头。折回来一看,一个秃头老畜生,头上一根毛也没有了。他一只手搂着红裙子女娃的腰,一只手伸到她裙子里。俺娘哎,我气得浑身打哆嗦,两条腿迈不动。我边往林子里走,边大声喊:‘老东西你想干啥?’他赶紧松开女孩,忙着系裤腰带。那女娃顶多四五岁,手里握着几根辣条子,嘴里还吃着,傻萌萌地看着我。我那个恼哦!捡起一根树枝子,劈头照脸打过去,把那老混蛋打得满地滚。老畜生连滚带爬地向外逃,我这才发现他还是个老瘸子。我站在大路上,掐腰扯嗓嗷嗷大骂老半天,村里没出来一个人。问那女娃子,她说这是姑姑的村子,爸妈出门打工时,把她交给姑姑了。孩子手里的辣条是那老畜生给买的,她说,爷爷经常给她买好吃的。我一把把辣条打掉了,告诉她,‘以后谁买的东西都别吃,谁给的也别要,听见了没有?’像训自家的亲闺女。女娃哇地哭起来,我也站那淌眼泪,像被人遗弃的娘儿俩。”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